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67
18 Nov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汤姆森先生（副主席）（斐济）

一 纳米比亚问题〔36〕：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f)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453/A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上午10点35分开会

议程项目36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1/24)
- (b) 基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1/23第五部分)，(第九部分)和(第九部分)/CORR. 1. A/AC. 109/870)
- (c)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A/CONF. 138/11和Add. 1)
- (d) 秘书长的报告(A/41/514)
- (e)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41/761)
- (f) 决议草案(A/41/24(第二部分)，第一章)

主席：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考虑第四委员会载于A/41/781号文件的关于组织听证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建议，关于本项目发言者报名截止时间为今天下午5点。

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人反对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请打算参加这次辩论的代表尽快报名。

我们现在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阿努斯先生介绍特别委员会报告的第五和第九部分。

阿努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24国特委会报告员）：作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

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特委会载于 A/41/23 号文件的报告的章节（第五和第九部分），涉及特委会在一年中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所做的工作。

这个报告涉及议程项目 36，是根据大会 1985 年 12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执行《宣言》的第 40/57 号决议的第十二执行段提出的，大会要求特委会继续寻求恰当的办法，以在尚没有获得独立的所有领土上立即全面执行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特别要为消除残余的殖民主义表现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委员会在继续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考虑到了大会关于这个问题所做的各种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40/97 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做的有关决议。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特别委员会再次和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以及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代表深入审议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事态发展。

特别委员会深切地意识到 1986 年是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 20 周年，特委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公然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反映在本报告的第十三段。特委会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根据《宪章》和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中行使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委会还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为取得这一权利以一切手段进行自由斗争的合法性。

委员会明确拒绝并且谴责南非为使其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永久化的宪政和政治诡计在纳米比亚制造假独立的一切做法，委员会谴责比勒陀利亚为在纳米比亚设置新的殖民主义住区所使用的一系列政治诡计中的最新一个诡计——多党会这一傀儡。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拒绝承认所谓的临时政府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可能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头上的任何非法实体。

委员会还重申纳米比亚局势的任何政治解决方法都必须以南非立即无条件地终

止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撤出其武装部队、让纳米比亚人民根据第1514(XV)号决议自由和不受限制地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和独立权为基础。委员会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并且反对南非为在纳米比亚独立和任何外部和不相干的问题之间建立所谓的联系和平行的持续不断地企图。

在重申纳米比亚民主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同时，委员会强烈谴责南非以任意逮捕、酷刑、恫吓和恐怖的手法持续而有系统地极力破坏、丑化和摧毁西南非民组、其成员和支持者的企图。

委员会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集结，特别谴责其对邻国不断地侵略和颠覆活动，其为进行这种侵略活动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利用、其对所谓安全区的宣称、其强迫招募纳米比亚人组成部族军队和将这些军队作为雇佣军的做法。委员会进一步谴责南非和某些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继续进行的军事、情报和核合作，这种合作违反了安全理事会1977年11月4日第418(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对南非实施的武器禁运。

委员会敦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扩大第418(1977)号决议的范围，以使这项决议更有效、更全面。委员会对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核领域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合作表示遗憾，并且重申委员会相信这类合作破坏了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团结，有助于使该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永久化。委员会谴责并且拒绝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这种政策进一步鼓励种族隔离政权加紧其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

在重申包括海洋资源在内的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不可侵犯和无可争议的遗产的同时，委员会强烈谴责南非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非法开发这些资源的做法，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类开发。

最后委员会强烈要求安全理事会——由于某些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安全理

事会一直未能就维护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积极地响应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要求，立即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请大会认真注意这份报告。

主席：现在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古巴的奥斯卡·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24国特别委员会）：两个月来大会第二次开会专门审议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纳米比亚问题。令人感到非洲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相同的严峻现实：该领土继续遭到非法占领，而很久以前联合国就对该领土的管理承担了直接的责任。取得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的前景仍然象过去一样渺茫，而该地区现在的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正如绝大多数会员国在本届会议开始时召开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和一般性辩论中所指出的，这种危险的局势完全是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引起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其政策和行动中继续表示出毫不在乎的态度、以尽可能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法公开蔑视联合国。同样清楚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假装以诚意参与谈判的同时，一直操纵并欺骗国际社会以阻止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加强其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统治。根据其报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以加强其在那里建立的傀儡代理政权的方式采用新的措施来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如果对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欺骗性过去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现在每一人都应该清楚地看到南非并不打算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这项决议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

应该必须结束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真诚愿望的公开蔑视及其对国际社会意愿的公然无视。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公然践踏了国际法和严重的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四十年来，国际社会通过行使理智为实现独立、民主纳米比亚和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而做出的一再努力没有取得渴望的结果。南非对联合国的顽固态度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南非对世界公众舆论的公开无视更为加剧。

正如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简略地描述的那样，该理事会在整个一年里广泛讨论了问题的每一方面。24国特别委员会在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权利宣言》范围内同样认真积极地审查了纳米比亚局势。在今年8月通过的一项决定中，特别委员会坚定地重申了一系列基本目标和将纳米比亚人民从一百多年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主要原则，特别委员会报告员，我的同事和朋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阿努斯先生在辩论一开始就彻底审查过了。因此，我仅想强调，整个南部非洲危急局势的存在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侵略、颠覆和政治及经济垄断来寻求控制所维持的非人道和罪恶伎俩所造成的。南非仍在继续公然企图恫吓和诋毁其边界以外的反对者，镇压和屠杀南非和纳米比亚内部的反对者。

南非继续疯狂的企图寻求和维持对其邻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企图控制它们的政策和发展。它们公开和秘密的不断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行径给其邻国带来重大的经济破坏，进一步恶化了南部非洲已经具有爆炸性的局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别委员会再次重申其呼吁，要求根据《宪章》第七章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援助，并尽最大可能支持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政府成员，帮助它们努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并减少它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经济依赖程度。我代表特别委员会重申我们坚定希望，这些呼吁能够得到所有会员国的积极反应。

我们国际社会成员有解决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要有意愿坚定地解决问题，我们应坚持在我们唯一可以走的道路上走下去，即：支持那些他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未来的人民，支持那些如果我们在充分有效对其压

迫者施加压力方面犹豫不决就会背叛他们事业的人民。

我愿特别赞赏前线国家各国政府，它们坚定地支持并致力于建立自由和独立纳米比亚的事业，它们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做出努力。还应该向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们表示敬意，该组织在为寻到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努力中继续表现出高度的才能，直到纳米比亚实现其等待已久的独立。特别委员会将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为实现上述目标而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最后，我愿代表特别委员会赞赏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履行其职责时所做出的重要工作。在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之前作为纳米比亚的合法行政当局的理事会的作用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在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目前阶段，所有会员国给予该理事会以充分的合作是十分必要，以使该理事会能够继续更为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最后，我愿在此论坛表示坚信，不管情况是多么困难，不管障碍是多么艰难，纳米比亚必定会获得独立。

主席：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的朱泽先生阁下发言，他要介绍该理事会的报告(A/41/24)。

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朱泽先生(赞比亚)提交该理事会报告(A/41/24)并作如下发言：

朱泽先生(赞比亚，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轮子正好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大会再次试图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看到，南非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这表现在其公然在纳米比亚的谈判中采取拖延的手法——同时也反映在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它邻国的侵略。自联合国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通过第435号决议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预言纳米比亚的独立为时不远。新闻媒介定期地对所谓进展加以报导。

然而，自1977年开始谈判以来，我们不但没有看到南非军队的撤出，反而目睹了南非军队大量的增加，尽管在纳米比亚宣告成立了一个独立政府，我们都知

道，南非控制着纳米比亚的事务。在纳米比亚内部，一个教会代表团的英国理事会表示：“保安部队维持着一个采取蛮横恐怖手段的政权，而人民却无法改变这一情况。”

与此同时，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第一号指令》遭到无视，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铀、钻石和鱼正被掠夺。

主席先生：这是一部阴暗的画面。决定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黑人南非的班图斯坦政策，造成了世界上最多数量的绞刑——姑且不算，如尼尔·阿格特这样在被监禁在监狱、上吊自尽的人们——的法律和秩序计划，南非显然的核能力，以及由于阿富汗和尼加拉瓜问题对波兰和苏联进行制裁，但却由于西方在南非的投资而表示对南非的制裁不切实际的世界所抱的明显的漠视态度。事实上，我们不论看那一方面，这都是一幅阴暗的画面。纳米比亚是一块充满阳光的土地，也应当成为充满笑声的土地。在那里有满足所有人的土地和诚意。然而，针对那种是非曲直可用颜色来加以评判的哲学的最后障碍依然存在。我认为，我们正在陷入那些支持和维护一种否认这些事情的意识形态的人们和反对这些看法的人们之间冲突的最后阶段。

有一句老话说，如果要出售自己的货物，那就必须将货物放在橱窗里。南非以外的世界所要求的是纳米比亚的独立。但是，我们是不是将这一问题放到了应当放的橱窗前面呢？请考虑下列事实：百分之九十五的非洲人和有色人种被百分之五的白人统治着；非洲人的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一百七十八，而白人只有千分之二十八；非洲人的平均寿命为三十二岁多，白人的平均寿命为五十七岁。收入的分配——年收入：黑人为一百九十美元，白人为三千七百五十美元。请看看更多的事实。1946年，南非拒绝承认联合国为国联的继承者。1966年，联合国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命令南非撤出——将统治权归还联合国。1985年，在国际社会命令终止南非委任统治近二十年之后南非依然赖在纳米比亚。换言之，在国联停止存在近四十年之后，南非依然进行委任统治。

这是一个国家无视世界及被选出的世界性机构的指令的典型例证。这是赤裸裸的分割，是在当代世界上无可比拟的盗窃。然而，就是这一抱着蔑视态度的偷

窃国家居然提出了讨价还价的条件，似乎它在法律上和道义上获得了这一拥有物，可以用此来进行讨评还价。

联合国曾以军事手段介入朝鲜、中东、尼日利亚和加丹加。是什么使联合国无法将抱蔑视态度的小偷们从纳米比亚赶走呢？我们知道答案——公共关系机器已经毫无羞耻地告诉世界，南非在纳米比亚是因为：南非是受权照顾纳米比亚的；南非的领导防止了派别的混乱，世界需要宝贵的矿物，而只有南非和多国公司才有生产这些宝贵矿物的能力和技术，南非正在提供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地区等等。这一公众关系方面的成功不仅使南非的非法占领和继续偷窃得到并且南非还有权利提出联系的条件。同时，由于没有同样成功的公众关系的活动加以反驳，南非的手法被接受了。

自联合国于1966年废除托管以来，建立新矿是非法的，但自那以来罗率矿却发展起来了。我可以继续举例。简言之，我要重申：这是一个以利润、供应和需求为借口的国际丑闻，是大规模的偷窃，一个国家被非法的占领，一个人民被剥夺了进步和正义，这是南非棋局里面的一个棋子——所有这些都损害了被剥夺权利，无人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世界应当了解这一二十世纪的最大的盗窃行径，否则，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只不过是笑话而已，南非将继续——也许是代表了同情它的国家——赢得谈判的游戏。

在未来一年中，我们理事会打算继续同非政府组织合作，支持促进纳米比亚事业的团体，提高公众对纳米比亚的认识。在努力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时，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希望赞扬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不懈地致力于终止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使他们也能够履行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权。

我也代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表示深深感谢联合国各会员国不断地对寻求方法解决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问题表现出的兴趣。

最后，我代表纳米比亚理事会表示希望在本届大会上，国际社会将最终重新作出一致努力，克服妨碍纳米比亚独立的人为障碍。联合国为各国搁置分歧共同寻求实现共同的目标提供了构架。最充分地利用这一可能性的时机已经成熟。

主席：根据1976年12月20日大会第31/152号决议，我现在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观察员发言。

戈里拉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感到十分荣幸再次代表被压迫但正在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真正代表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发言。

两月前乔杜里大使成功地主持了纳米比亚特别会议。他众所周知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干极大地促成了这一成功。如此多的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发言以及最后通过的决议都指出一点：绝不能再容忍比勒陀利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无视和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顽固拒绝尊重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意志，的确必须终止这种情况。

尽管有人存心不良与非法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合谋，这届为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而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发出了明确的声音，二十年前大会终止了种族主义南非的委任统治，联合国对我国承担了直接责任。

国际社会继续面临的令人痛苦的提示就是纳米比亚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同时我们的人民继续在新纳粹博塔政权之下遭受不可言状的痛苦，博塔政权在世界上以最野蛮和恶劣的镇压手段著称。

当我们在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南部非洲迅速恶化的局势，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加紧进行种族灭绝运动，反对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的多数人，它还对这个区域的独立非洲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颠覆。自从那时起，比勒陀利亚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军事干预进一步升级，达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的确，这一局势将会带来人们不可想象的可怕后果。

在这方面，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兄弟人民由于他们的总统萨摩拉·马谢尔同志的悲惨和不幸逝世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儿子。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认为博塔政权对于暗杀我们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外国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共同斗争中的可敬战友的卑鄙行为负有责任。

马谢尔总统的不幸逝世使得南部非洲失去了一名勇敢和献身的自由战士和领导人，然而他的杰出品质将继续鼓舞我们进行解放自己和巩固独立的未完成任务。我们感到十分气愤，我们要报仇。谋杀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不仅是一个敌对行动，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个国家的宣战。

马谢尔同志是革命的产物，他在寻求革命目标中献身。他受到敌人的野蛮暗杀，但是革命永远活在莫桑比克儿子以及全世界一切拥护人类自由的人们心中，他们现在必须拿起枪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让我借此机会向马谢尔同志无私的一生和作出持久成绩的一生表示致意，马谢尔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这方面我们热烈地声援在希萨诺同志领导下的莫桑比克人民，莫桑比克民主解放阵线及其政府，我们热烈祝贺希萨诺同志担任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总统。

此时此刻，种族主义政权正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罪恶的好战行为，不停地进行威胁，不断进行军事活动和镇压。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和法西斯行为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惊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团结一致，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团结起来反对纳粹德国，人们不遗余力地打败了希特勒。现在，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和我们一道打败比勒陀利亚新纳粹。

让我提醒大会注意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首先，我要重申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继续口是心非地企图在国际议程上使得纳米比亚问题含糊不清，并把它删掉。那些对这种说法还有怀疑的人只需看看美利坚合众国高级官员的各种宣言就清楚了，他们很方便地根本提都不提纳米比亚这个名字。在各种国际会议中，比如在上届纳米比亚特别会议中，华盛顿花费大量时间指挥各国代表团与美利坚合众国一道表决支持其“建设性接触”和“联系”的无耻政策。

这样作是为了实现华盛顿的不让纳米比亚独立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通过我们国家把军事和财政援助运给安盟的武装匪徒，该组织只不过是种族主义部队的一个附属部队。换句话说，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竭尽全力让世界接受他们的扭曲了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出自于干涉国家恐怖主义和贪婪，而丝毫不考虑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与此同时，纳米比亚人民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恶梦般的状态中，他们不断地问自己：我们要花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最终地解放纳米比亚呢？世界到底真正关心我们的命运吗？我们应该继续相信国际社会吗？联合国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受苦受难的程度呢？我们怎样才能告诉世界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呢？是否值得提醒联合国应履行其对我国的特殊责任呢？

这是一个民族的紧要问题，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斗争，领教了无休止的拖延政策；这个民族每天生存受到了嗜杀成性的占领军和警察部队，以及比勒陀利亚购买进行杀害和破坏活动的许多其它武装集团的控制；这个民族目睹他们心上人被残酷的杀害倒在血泊之中，其他人失踪了，从此杳无音信。我们的人民痛苦的眼看母亲和女儿们在整个社区面前被奸污，他们的家园和有限的生存工具被付之一炬，比勒陀利亚的行刑队继续残酷地在全国制造死亡、破坏和黑暗。

实际上，这就是我国人民在纳米比亚生活的情景。到现在比勒陀利亚已经实行了十四年的紧急状态法。实行了八年的戒严令，实际上，整个国家被划分为所谓安全区，以一种法西斯国家的形式，采取了无数其它压迫措施。正是根据这些法西斯的法律，该政权维持着拥有十多万士兵、雇佣兵和雇来的杀手所组成的殖民军队，他们每天都犯下滔天罪行。然而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我们的自由和作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

只举几个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无数罪行的例子就足够了。

今年六月，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北纳米比亚被南非士兵放在火上烧烤，因为他不知道西南非民主自由战士的行踪。在北纳米比亚，南非士兵把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的脸贴在他们军车烧得滚烫的排气管上，使该男孩的脸严重烫伤。在8月，种

族主义南非总统博塔随意停止了对四个被指控杀害一个纳米比亚工人的白人的南非士兵的审判，在9月，一伙南非士兵在该国的北部强奸了两名妇女，一个怀了9个月的身孕，另一个怀了7个月的身孕。

纳米比亚的教会领袖和当地社区领袖写了许多报告，记述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代理人以及其它行刑队所进行的滥杀无辜的事实。如果要罗列布尔人及其代表人所犯下的无数罪行的话，人们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以至永远说下去。

我国人民对我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每天的恐怖活动和感到的痛苦，最近由纳米比亚的教会领袖在温得和克的当地法庭上揭露出来，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圣工会的詹姆斯·考卢马主教，福音派路德教的克里奥帕斯·杜梅尼主教以及罗马天主教的博尼法斯·豪希库主教，他们对非法政权所实行的现存戒严令和从黄昏到黎明的宵禁提出了质疑。使这些教会领袖有机会揭露特别是发生在北纳米比亚的残酷暴政和暴力行为。主教们除了其它事例，还指出了如下事例。

南非士兵经常逮捕任何他们发现在晚上行走的人，包括寻找紧急医疗救护或受了重伤的人，包括去医院的人。人们在家里对宵禁期间四处巡逻的南非士兵枪杀人们完全没有私生活，因为南非士兵无论在白天或在黑夜任何时候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闯入人们的卧室，抓走被怀疑为是西南非民组支持者的无辜百姓；人们在寒冷的冬天不能为取暖生火或者在夜里做饭。小孩在晚上常常由于疾病而处于死亡边缘，因为母亲们不敢违反宵禁令。

最近，在10月8日，南非士兵在枪口威胁下在整整一个晚上洗劫了北纳米比亚的一个村庄，殴打了年龄在十四到十六岁的8名少年以及一名名叫伊亚姆博长老的神父。他们还偷走了钱财、汽车和其它财产。

人们可以看到，在纳米比亚受到种族主义南非每天暴行的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儿童、怀孕的妇女、老人、病人、和教会人员——实际上，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他们是南非企图掩盖的罪行的受害者，南非在去年实行所谓安全区，并加强了业以存在的新闻和情报封锁，南非通过禁止外国新闻媒介代表进入纳米比亚，以及采取

残酷的干扰当地新闻记者的办法，使新闻封锁永久化。必须指出，比勒陀利亚的朋友完全参与了这个保持缄默的密约。主要西方大国，它们的跨国公司以及强有力的西方新闻媒介宁愿对我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继续掠夺我们的钻石、铀和其它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和原材料。它们怎么可能一方面为它们与比勒陀利亚的新纳粹分子的可耻勾结作辩护，另一方面又假装对南非的黑人的苦难留下鳄鱼的眼泪呢？

南非种族主义使纳米比亚军事化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所构成的严重危险。纳米比亚不仅被视作是比勒陀利亚的战场，纳米比亚人民则被视作其目标。纳米比亚同时也被用作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的跳板。美国决定利用安盟土匪为渠道，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并在那部署他们的联合武库以侵略安哥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险性。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反对殖民斗争，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镇压和残酷剥削的斗争中，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决心进行自我解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来打碎殖民枷锁的这些血腥链条。我们经历了长期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的许多同胞作出了巨大牺牲，许多人还将继续作出牺牲；另一些人受到了残害；的确，种族主义分子以及与其勾结的国际资本的罪恶敌人极大地破坏了我们的国家。

1982年，里根政府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提出了以联系起来为先决条件的做法，他给比勒陀利亚提供了另一个借口，并给我们的自由设置了主要障碍。这意味着华盛顿继续坚持以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为借口，阻止纳米比亚的独立。

现在已经不能再等待由华盛顿所信任的朋友和其他人劝说美国政府放弃联系起来的办法，而应让纳米比亚人民参加民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但是让我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不管将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将继续加强各方面的斗争。西南非人组中央委员会把1986年指定为最后胜利决定性行动总动员年，在这一年里，我国人民对种族主义敌人及其在我国的特务分子采取了勇敢和坚决的行动。在西南非人组的先锋领导之下，纳米比亚人民有效地挫败了比勒陀利亚在近来所谓的临时政府问题上所玩弄的欺诈性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阴谋。纳米比

亚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和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集团都一致要求，立即结束南非种族主义的非法占领，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他们继续在今年在纳米比亚全国各地举行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上提出这些要求。

西南非人组的军事组织——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在我国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坚持进行武装斗争，使得种族主义政权不得不承认，它将决不可能打败人民军队。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使尽了所有尖端的军事力量，包括人力和武器，但是它未能实现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时在战场上遭受了可耻的失败，因此敌人在人力与物力上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们再次向所有继续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其中包括军事上以及道义上支持我们正义斗争的各国政府、各种组织以及各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采取一致和坚决的行动，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支持我们的努力。我们对已经这样做的各国政府表示赞赏；的确，还需要进行大量努力以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

关于种族主义隔离政权辩护人，我们认为问题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时候了，也就是要站在受苦的纳米比亚人民一边。不管进行如何的镇压与勾结，都将不能阻挠实现我们的目标，即真正的自由和国家独立。

谈到这些辩护人，我想正式指出，希拉克政府允许作为纳粹主义活的代表并作为在南部非洲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政治博塔进入法国，这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和背叛。这一未能谴责的行为只进一步暴露了一些人的两面派做法，它们一方面假装大声反对纳粹主义在欧洲犯下的可憎罪行，同时今天又为比勒陀利亚的新老纳粹政权输血充气。博塔没有权利到那儿去，他也没有权利得到法国当局的接待，从某种程度上说，博塔及其追随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种族灭绝和毁灭负有责任。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为挽救欧洲而战斗牺牲。

我们刚刚听取了二十四人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的支持性声明，我们也听取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员所作的关于该委员会不可缺少的工作的报告，我们再次促请该委员会继续进行它的值得赞赏的活动。

我们也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朱泽大使的重要讲话，西南非人组对他最近的当选表示热烈欢迎。朱泽大使的上任带来了著名的智慧、久经考验的外交官的广泛知识和阅历、敏锐以及一个战士的高度忠诚和纪律性，我们很高兴他来自赞比亚——一个为坚决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而作出了无数牺牲的前线国家。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这一关键时刻，我们不可能作出更好的选择。我们向他保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完全支持他，并在他主持理事会工作的时候与他合作，西南非人民组织一直把该理事会看作是解放纳米比亚的共同斗争中的一个伙伴。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已经向大会提出了年度报告，其中包括1987年理事会的工作方案和提议的草案。西南非人民组织认为，提交给大会的报告和提议是经过谨慎工作和密切磋商产生的结果。因此，至少应当获得参加这里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我们因而呼吁支持这些建议和理事会的工作方案，其目的是为了使纳米比亚长期以来受到阻碍的独立能够尽早地实现。

我们知道，在座的有些人将竭力支持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他们将反对所谓的谩骂。他们将抱怨使用的语言太强烈，等等。在这方面我们想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太耐心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残酷镇压和反复的背叛神圣的信任，以及国际社会不公正的袖手旁观和继续在安全理事会里使用否决权的比勒陀利亚的朋友们的欺骗都是这方面的证明。我们并不喜欢指名道姓，只是想指出事实，否则的话，我们将被说成是我们受到的镇压的同谋，那些不想指名道姓和不喜欢强烈语言的人应当确保比勒陀利亚的非法行政当局及其十多万军队立即撤出纳米比亚。不这样做或袖手旁观都将成为丑闻。现在是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纳米比亚现在就立即获得独立。

不用说，在目前这个时刻，前线国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全面的援助计划，以使这些国家能够加强防御能力，也帮助它们承受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的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产生的后果。

我个人和西南非人民组织中央委员会特别高兴地祝贺联合国的秘书长德奎利亚

尔先生再次连任，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再次向他表示衷心的赞赏，他为通过迅速和无条件的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最后我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表示，我们坚定的声援和支持在自己的先锋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英勇的和兄弟的人民，我们保证与他们并肩战斗，继续进一步使种族隔离制度无法运行，使该国难以统治，从而动摇种族隔离政权。同样，我们声援和支持在自己唯一和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西南非人民组织支持所有旨在找到中东问题的全面、持久与公正的和平解决的真正努力。这在我们看来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将有充分的机会行使自决权，最终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样，我们完全支持撒哈拉西部的人民和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使突冲各方进行接触的努力，以便制订出解决这一冲突的具体的模式。我们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并肩站在一起。同样，我们强烈支持波多黎各、东帝汶和新喀里多尼亚战斗中的人民获得自决权和实现国家的独立，我们也支持在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所有人民。

斗争将继续，

我们必胜！

巴伦西亚—哈拉米略先生（哥伦比亚）：再次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新一轮一般性辩论初看起来是一种徒劳的行动；但仔细检查一下其真正的含义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勇敢地作出决定。

这并不是再一次向大会提出一系列各会员国已经知道的控诉；也不是在这里重复大量平庸的陈词滥调。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要给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方面的国际团结带来新的生命，并把这种团结变为行动。

纳米比亚问题有其解决方法。纳米比亚是联合国、应该也就是每个会员国直接负责的地方。整个联合国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适当的方法，并已经找到了这种方法。所有各方都已经接受了一项计划，但由于大家都相当了解的障碍，这一计划尚未得到贯彻。

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正在加快速度，那里的政治局势紧张得几乎难以忍受。前线国家正在遭受不断的袭击和侵犯，它们有勇气有尊严。整个区域的稳定处在危险之中，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断受到威胁。我们不仅都十分熟悉这一背景，我们还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纳米比亚必须立即取得独立，非人道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必须从地球上消失。实现这些目标是集体和单独的义务，执行这种责任所带来的使命是我们大家的任务。我们大会必须再次保证尽一切努力加速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这一解放一直被拖延了，这是毫无道理的。

哥伦比亚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哥伦比亚再次保证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保证纳米比亚在民族团结中取得独立，并使其领土完整不变——这就是包括沃尔威斯湾和所有构成其领土的离岸岛屿。

同样，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的活动，他为纳米比亚事业所作的努力和献身精神是无容置疑的。

我国对捍卫该领土的自然资源情况再次表示关切，这些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的遗产，无容置疑是独立以后该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它的权利所做的决定，宣布该领土海岸线以外两百英里的专属经济区感到满意。保护和捍卫纳米比亚丰富的海洋资源对它的未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哥伦比亚谴责非人道和罪恶的种族隔离，拒绝南非试图单方面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以及可能影响在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中纳米比亚人民生存的任何措施。我们还谴责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并和全世界一道要求立即结束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不再拖延和无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与此同时，我国尊重和赞赏前线国家果敢和无私的斗争，谴责它们所蒙受的袭击。

大会所代表的全世界的注意力再次集中于纳米比亚，今年对这个问题专门举行

了许多国际论坛讨论会，我指的是瓦莱塔座谈会、维也纳国际会议以及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其他论坛——例如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仅只这两个例子——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议程上的首要项目。

许多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继续采取措施促进大胆的行动，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尽管是消除难以形容的种族隔离体制，但与此同时也可以推动实现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目标。必须把这一强大的国际运动变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不再拖延地导致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部非洲的和平。

同样，必须排除所有试图把纳米比亚问题置于东西方冲突范围内的企图。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予以解决。因此，这个世界组织的所有有关机构必须详细评价这一形势，利用所有和平手段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和无条件地服从安全理事会第436(1978)号决议所表示的国际社会的意志。

联合国不能够允许南非利用自己的耐心。大会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致力于正义和人类尊严事业的国际社会有不可回避的责任，迅速使纳米比亚独立变成事实。

莫拉加先生（智利）：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这个庄严时候发言，主要是因为我国代表团愿以我国代表团的出席和发言来重申致力赞成纳米比亚人民事业的一贯立场。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召开的关于促使纳米比亚立即取得独立的国际会议上，在前不久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上，我国代表对纳米比亚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对它的非法占领表示失望，许多国家也有同感。

我们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一个能决定自己前途的纳米比亚，一个在那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终能够得到实现的纳米比亚。我们要一个新的纳米比亚，这个新纳米比亚的居民在联合国的指导下能充分自由地决定谁将统治他们，决定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纳米比亚领土目前的局势中有一种法律的异常现象。国际法院早已就这一事项作出了严格的裁决，整个国际社会也早已把向这种邪恶局势作出要求实际上变成一项例行公事。这种邪恶局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日益恶化。

人民的自决——这个问题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很明显具有一种能适应并协调应用这一权利的内容和时间的政治道路。但是它同样还具有人类学的内容，不能把这一内容专门用于支持某一特别方面的论点，而应该科学地权衡这一内容，而不管可能歪曲这一内容的各种局势这样。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当我说纳米比亚也是双重标准政治游戏中的一个受害者时，我肯定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我现在再说一遍，这是因为我们对该地区的事态发展深为关切，对目前局势对和平的不可预见的影响深为关切。

智利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根据第1514(XV)号决议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智利同样支持大会和安理会就这个重要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我国谴责对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要求尊重该领土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

智利共和国一再表示承认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遗产。我国还谴责在纳米比亚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采取旨在实现班图斯坦化的措施。

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的计划应该得到广泛的支持。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普遍上看是旨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努力或主动行动的唯一可行方法。

虚伪绝不能与任何诚实的美德混为一谈。人民的行动和国家的政策都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政治的超现实主义：真理是谎言，而谎言经过反复重复则被认

为是真理。因此在联合国中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进攻弱小国家，军事上侵略弱小国家，思想上奴役弱小国家，但是这被告知是受害者为寻求杀人犯的保护而发出了友好的邀请。在过去这种方法一直被用于为非正义战争、强制行为和一系列的专横行为辩解，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仍然非常不成熟，把各国的私利放在所谓的政治意志被放在那些以令人厌烦的坚持态度反复正式重申的价值观念之上。

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中，我们试图要执行非殖民化的任务，而全世界却看到真实的意识方面的殖民地却得到巩固，在这种殖民地中大宗主国的政治意志随时置一些国家整个民族的感情于不顾，这些国家仍然遭受着任意的分治，人民流离失所，语言和文化遭到摧残，种族或宗教团体受到迫害，这些团体在某些领土中不能自由地离开或流动。

现在有不少披着羊皮的狼，它们谴责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并对此深感悲痛。它们企图让人相信自己是遵守规则的，并有计划地试图表明它们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它们看到其他国家正在执行防止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或支持纳米比亚目前的非法占领者的政策。就是这群人所共知的狼正在掠夺属于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然资源，用无数的诡计阻止并拖延执行国际法准则，这些准则是管制并且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资源和权利的。

一个宣称将根据其并不相信的原则为基础，并把这些原则置于政治考虑和经济利益之下的国际团体歪曲了联合国的宗旨，不仅没有把联合国的工作变得卓有成效，反而使它变得更为无用。因此只有使联合国成为世界对话的中心才能使联合国免受耻辱。

我们面前这一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智利将继续遵循其一贯的政策。纳米比亚事业涉及了明显的正义问题，我们丝毫不能犹豫，因为这个事业是与极大的人道主义感情联结在一起的，智利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坚定地认为纳米比亚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我代表智利表示我们为之奋斗的坚定决心。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上个月是大会中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统治，直

接承担使该领土这些人民获得不受限制的真正独立的责任20多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这个与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由相关的长期存在的问题举行了辩论。

使纳米比亚遭受今天这一惨剧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和政治阴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过去已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近一次就是9月在这个大厅就纳米比亚问题所举行的第14届特别会议上也讨论过这一问题。因此我不打算就此非常详细地追述这些事件。

可以说，在过去20年里，尽管我们在此和其它一些国际论坛上作出了努力，纳米比亚仍然被占领，其人民仍然遭受着野蛮的种族主义政权的镇压和恐怖，这个政权公然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无数的决议，顽固地拒绝从纳米比亚撤出其非法行政当局和武装部队。

与此同时，多年来，种族隔离政权加强了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控制，掠夺和抢劫该块领土上的财富并残酷对待当地居民，肆意剥夺他们自由和主权独立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1978年通过的第435号决议，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和更为重要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该计划的接受使我们感到有了最终解决办法和纳米比亚很快会作为自由与独立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的希望。

但那时不是这样，现在也不是这样。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然存在，并仍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充分支持，国际社会认为该计划是唯一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可靠方法，秘书长证实，

“同联合国计划所有有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A/S-14/PV.1，第12页）

秘书长还向南非人建议，

“我们现在开始为执行该决议而尽早制定可能的日期”；

尽管是这样，载于该决议中的计划仍未得到执行。

我们曾多次分析这一局势，并一致认为在这一问题和其它影响到南部非洲主要

问题方面缺少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持续存在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保护和维持该制度而竭尽全力铤而走险的事实。我们一致认为，种族隔离是影响患难的南部非洲地区主要问题的共同原因和根源所在，这当然是相当正确的。如果不根除种族隔离，该地区任何人都别想安全。

但种族隔离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它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人们允许它存在。许多力量在道义、政治、经济 and 军事方面在南非内外都反对种族隔离，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援助和支持，种族隔离政权是不可能存在如此长久的。

主席先生，这种援助是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建设性接触这一华盛顿政策形式予以提供的，或者说是它们现在称之为同比勒陀利亚进行私下外交的策略。作为一项政策，或者不管它们常常愿意把它称之为什么，其基础是一种混乱而错误的假设，即认为尽管多年来其内部和区域政策所表现出的藐视和轻蔑态度，但南非当局事实上却会越来越讲道理，并对软措施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建设性接触主要通过对话进行说服，而不是履行通过孤立和政治与经济压力的义务。

5年之后，这一不健全的政策濒于毁灭，其目标无一实现；种族隔离昌盛起来，其执行者由于得到华盛顿的支持而更加傲慢；建设性接触政策想要减缓的南部非洲紧张局势比以往更加加剧，在过去5年里出现了以在所谓私下外交以前任何时期更多的南非直接或间接对其邻国的侵略。

同今天更为有关的是，纳米比亚在今天比出现建设性接触之前，

“特别是在出现作为建设接触非法后果的耻辱的和完全混乱的联系概念之前”

离独立更为遥远了。

当然，目前美国政府在此种私下外交掩护下对反对安哥拉合法政府的安盟匪徒的公开和积极支持不过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十分紧张的区域局势，并使得纳米比亚独立前景更为遥远。

南非人说，古巴部队不离开安哥拉，他们就不会离开纳米比亚。但南非人和美国人为安盟匪徒提供资金和先进的武器，反对和想要最终推翻合法的安哥拉政府。这一威胁保证了那些古巴国际部队必须并仍然停留在安哥拉。这是由种族隔离政策和建设性接触政策所共同造成的一种进退两难局势，这两种政策配合默契，进一步颠覆已经不稳定的区域，破坏已经获得同意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和把纳米比亚人民自由与独立这一真正问题降低到东西方对峙这一外部和完全不相干问题之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通过安全理事会寻求对比勒陀利亚采取行动，因为该政权拒绝遵守联合国要它撤出纳米比亚和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由与独立的要求，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再次碰到建设性接触政策，这次建设性接触政策是以美国或英国持续否决任何想要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措施的决议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压力本是可以加速种族隔离的灭亡和促进纳米比亚和平与自由新纪元开端的到来。

鉴于目前情况和我们都感到失望这一事实，很自然，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于今年早些时候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一方面：

“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持续非法、殖民和野蛮占领”
(A/41/697，附件，第52页，第88段)

一方面强调：

“纳米比亚人民为获得自决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方式进行斗争的合法性”，(第89段)

一方面重申：

“他们义不容辞地支持”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同时批评联合王国和美国滥用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指责美国政府“公然干

涉安哥拉内政”，并宣布美国已成为

“应该清除的障碍，而不是导致迅速地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谈判进程的调解人和诚实中间人。”

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14届特别联大上指出：

“尽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们如此深刻和热烈地表示了这些意见，所有有关各方都是清楚的，阻碍解决整个纳米比亚问题的主要障碍仍然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本身和种族隔离理论在南非的继续存在。”（A/S-14/PV.2，第2页）

由于种族隔离政权所表现出的顽固态度和那些支持种族隔离政权和那些不允许在安全理事会内采取任何有益行动的人们的麻木性，我们在反对种族隔离和帮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他们盼望已久的自由方面又能做些什么呢？

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们在他们第八届首脑会议上研究了这一问题，并且基本上是从两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水平上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在问题的内部内容方面，国家或政府首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进行的合法和英勇武装斗争”给予“全面的政治和外交”，军事，财政和物质“支持”（A/41/697，附件第55页，第（六）段）他们还呼吁对纳米比亚团结资金作贡献，“以便加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能力”。

从外部的角度看，各国家或政府首脑决定，必须提高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痛苦的了解，因此决心：第一，应当敦促国际新闻媒介尽可能经常和广泛地报导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第二，不结盟运动所有成员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应当在“所有的国际论坛以及在本国同美国政府的双边关系中提出纳米比亚问题，以便使美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放弃其‘联系’政策，同联合国秘书长充分合作，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78年的第435号决议。”（A/41/697，英文第155页第（ii）段）

我们在这里，在这一最高级的国际论坛向美国提出这一问题。

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也花了一定的时间考虑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

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面对美国和英国在安全理事会对强制性制裁措施行使否决权的现实，：“呼吁这两个至今为止阻止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的国家，根据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以及过去20年中积累起来的不可辩驳地表明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是迫使南非中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最有效的和平手段的证据，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A/41/697，英文本第57页第103段）

自哈拉雷首脑会议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在这一领域正缓慢地取得进展；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已同意实施小规模的一揽子最低限度的制裁；英联邦正在不可扭转地走向实施自己的制裁，美国国会推翻了总统的“建设性接触”的否决，成功地对种族隔离实行了自己的一揽子制裁。我们欢迎这些不同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这些行动代表了有关各国家的公众意愿。

现在所需要的是在联合国的构架内制定一个团结、统一和协调的行动方案。国际社会必须以坚定的巩固的团结阵线面对南非。只有这样它才能认识到，在世界上存在着反对种族隔离的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承诺和新的政治意愿。否则的话，用美国人丰富多彩的口语说，南非将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的玩艺”罢了。任何其它事情都不可能作到。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的强制性制裁。为了有效，这些制裁不仅应当是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同时也应当是全球性和普遍性的。

在关于种族隔离的辩论中，我们不时被告知，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强制性制裁会导致对峙，会使局势恶化。如果这些论点所带来的后果不是那么不幸的话，这些论点本来是十分可笑的。已经有10万多人死亡，100万人无家可归，成百万人濒于饥荒或身无寸缕，自1980年以来，南非周围的独立国家已失去了1000多亿英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还说局势尚未成熟呢？还要等待多少个马谢尔总统被杀害才能等到实施强制性制裁的成熟时机呢？难道没有更好的借口来掩盖这一论点后面的自私利益吗？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是不是要等到有100万人死亡？或者说是不是要永远等待？

南非已经孤注一掷。南非可以再次袭击，并且很快进行袭击，也许是袭击莫

桑比亚，也许是袭击塞舌尔群岛或者其它邻近的岛屿，因为它急切地需要为对付制裁而进行活动的港口。南非肯定会再次袭击安哥拉、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因为它要使这些国家成为虚弱和混乱的人质。什么时候进行强制性制裁的时机才能成熟？这不是要等到所有的这些独立国家都为比勒陀利亚所控制？我们要问，由于自私利益而变得麻木不仁的良知什么时候才会为这一暴行所唤醒？

在本周早些时候关于种族隔离的辩论中，我曾呼吁法国不要向比勒陀利亚发出混合或混乱的信号。我指的是匪徒萨文比对巴黎的访问。我必须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博塔本周访问法国感到失望。这样的访问使种族隔离的领导人获得了尊重。对其追随者来说，这次访问表明法国接受种族隔离的最高鼓吹者，引伸地说也就是接受种族隔离本身。我们呼吁法国政府及其骄傲的人民不要由于这种联系而使自己国家崇高的遗产染上污点。我们应言行一致。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些决议一个方面的另一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不相干的，即所谓这些决议的某些段落骂人的问题。字典对“骂人”的含意解释得十分清楚，骂人是：“在不客观考虑事实的情况下使用无理的措辞，特别是为了赢得一场辩论或引起反对或谴责。”

我十分仔细地阅读了这些决议，以便根据上述的定义找出对在场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辱骂的证据。在经过仔细地寻找之后，我并没有找到一个证明情况如此的例子。我所看到的是为了加以区分，提到了某些国家，包括我国的名称。我想这不应当同“骂人”混为一谈。决议草案A的第28段“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这一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这并不是骂人，而是为了区别而提及一个名字。这些决议的其它地方也“呼吁”或“要求”这个或那个国家。

我之所以评论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人似乎有意识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制造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许多宗教中都有要求、请求或呼吁真主、耶和华或使用其他什么名字。如果人们可以直呼其名地向上帝呼吁，那么直呼其名地呼吁或要求美国或英国停止以自己的否决来掩护南非又有什么不适当呢？我们以某一国

家选定的名称来识别这一国家，或将这一国家同其自己选定的政策联系起来，并不是在侮辱这些国家。不是这样。因此，我希望，现在，所有成员国都将对自己的名字被提及，对自己同自己选定的政策联系起来感到骄傲。我可以向各会员国保证，我将不会提出把这些决议中任何提及津巴布韦的地方删除。

最后，我想引证一下不结盟运动第八届首脑会议对“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特别呼吁的最后一段。

“纳米比亚早就应该获得独立了。任何拖延都是不道德的。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善意的人们坚决反对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情况下拖延纳米比亚独立。”

(A/41/697. 附录, 英文本第156页)

我希望我们中间那些至今对于拖延整个民族自由负有责任的人们能够注意这项呼吁并采取行动。

最后，我十分高兴地祝贺纳米比亚理事会作出了一项全面和透彻的报告以及文件 A / 4 1 / 2 4 (第一和第二部分) 中所载的一套详尽决议。同样，我愿感谢秘书长在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中表现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我们对他所承担的义务表示钦佩，并且敦促他继续进行一切努力完成这个崇高的事业。

加亚马先生 (刚果)：由于南非坚持拒绝遵守有关联合国决定和建议，大会不得不再次在议程上列入纳米比亚问题。

这个局势本来可以不在非洲发生，非洲用一切努力致力于发展，并且找出办法解决被完全不合乎历史时宜的问题所破坏的社会经济问题。

避免这场危机将使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受益，这场危机只能是南部非洲日益接近不稳定局势的关键阶段。

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首先，南非政府陷入过时的肯定之中，决心代表和支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价值和利益。南非把这一“使命”变成一种宗教的结果就是纳米比亚必须接受忠实于比勒陀利亚的一个政权，要通过南非的斡旋在温得和克建立内部行政当局。

南非出于极其荒谬的原因把邻国的内部局势与自己的幻想联系起来，尤其是把世界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自然包括南非，这些人有权处理非洲和非洲人问题；坏人就是比勒陀利亚认为反对其政权的反抗者。因此，对于比勒陀利亚来说，使邻国出现不稳定局势是十分优先的问题，其目的在于保持种族隔离制度维护这种制度在纳米比亚的影响。

最近莫桑比克经历了这个分割政策的影响，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与恩哥马蒂订立的双边协定，开始在这个国家通过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雇佣军散布恐怖，夺去了萨莫拉·马谢尔生命，在这里我们愿再次重申对他的纪念。

在安哥拉，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以来把安盟变为一个忠实的盟友，并使其成为以纳米比亚独立换取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军的讨价还价筹码的有利借口。

但是，还有比这些更加基本的问题引起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权对于其生存的关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存在以及它的政策与南部非洲和平之间的关系。

如果南非事实上真正希望成为它周围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消除种族隔离，让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是在南部非洲取得任何形式的彻底和平与安全的条件。

南非显然正在试图赢得时间并从它散布的混乱中受益，当南非竭尽全力在其他地方寻找今天在世界这个次区域紧张局势继续持续的原因时，这些混乱是有利于南非所代表的少数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二级事实上只涉及到执行有关联合国解决方案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种条件。在这方面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局势，即南非把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与考虑与这个问题无关的因素“联系起来”的理论，这个理论在某些西方政府中并且是相当重要的政府中都有追随者。

将近6年来，由于令人怀疑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曾经发动谈判导致通过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西方接触小组几乎处于不利的地位，“建设性接触”的关键仍是不惜任何代价与南非合谋。至今为止，这项故意混淆局势原因和影响并企图把侵略者和受害者放在同等地位的政策只是加强了南非的错误立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悲惨局势，这种政策有计划地蔑视解放运动及其人民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各项立场和行动。

此时，在整个世界都可以听到一个几乎是一致声音，支持纳米比亚立即无条件获得独立，我们敦促对继续保持现状感到关切的国家对于执行联合国解决计划发表意见并采取明确立场。众所周知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只取决于选择一个选举制度，以保障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权的进程适当发展。

我们无权让纳米比亚人民的希望落空，因为这只能使它们陷入不可言状的痛苦之中。因为，正如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代主席恩格索先生阁下在这本届联大中所重申的那样：

“这个问题主要是非殖化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不能允许采取任何其他转移注意力的战术。”（A/41/PV.17英文本第21页）

南非的蛮横顽固态度表明，南非显然正在从与某些国家的有力合谋中获益。比勒陀利亚的盟友萨文比和南非总理博塔先生对于欧洲访问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恩格索总统和刚果人民共和国外长奥巴先生已经表明了非洲的愤慨和关切。

事实上，萨苏·恩格索总统在几天前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国民大会开幕的时候，已经指出，博塔总理为了出席庆祝11月11日的欧洲之行是不合时宜的，是针对非洲不友好行动。实际上，纪念11月11日的活动不应该这样不光彩地进行，这样将削弱其意义。刚果外交部长上周在巴黎也作了同样的声明。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南非立场仍然可以从公开的和积极的支持中得到许多好处的程度，也表明比勒陀利亚打算利用这些好处，巩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通过这种举动，加强其种族隔离政策。

考虑到这种牵制战术的真正威胁，这种战术很长时间来是我们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污点，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十三届最高级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八次会议再一次要求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尽早会晤，通过针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这个立场也表现在今年9月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次特别会议上，另外，6月16日至20日在巴黎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会议以及今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结论都提到了这一点。

国际公正舆论的一致性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对南非进行一种罪恶的计划。比勒陀利亚政府知道到现在为止，联合国一直避免与南非政府发生直接对抗，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使这个国际组织的威信受到某些损失。例如，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以及建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该领土的合法机构，已经20年了。然而，南非公然继续蔑视联合国的有关决定，从而表明，南非甚至愿意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部非洲的确已经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前线国家每天都经历这样的危险。如果我们只是坐等这种危险变成国际性的，我们就是不负责任的。

安全理事会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责任的机构，有责任全面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现在的局势。实际上，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从联合国试图维持与南非的关系的灾难性经验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联合国曾试图使南非按照国际法准则和人权公约行事。

如果有不是实行制裁的别的更好选择的话，我们肯定就要这样做。另外，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张过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一切可能的外交手段。1970年的卢萨卡宣言就是自由非洲伸给南非的一只和平之手，邀请他们进行对话并和平解决争端，这个争端曾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与南非政权对抗。南非甚至不屑于作出反应。相反，南非继续固守其对一个过去时代的幻想。但是，自由和国际安全比一个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少数人政权有着更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申，纳米比亚的独立是在南非和全世界实现博爱，正义和和平的关键阶段。

中午12点45分散会。